



并非偶然

波·拉斯金 著

北京出版社

5048

然 偶 非 並

波·拉斯金著

季 琛 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二个短篇幽默故事，它們都是从“生活中是这样的”（Борис Ласкин: “В ЖИЗНИ ТАК СЛУЧАЕТСЯ”）一書中選譯出來的。這些故事既具有輕松、明快的風格，又含有深刻的思想。

讀了這些生活中發生的故事，也許會覺得離奇、好笑；但在笑聲里，卻能深深觸到蘇聯人民明朗的生活態度。這些離奇故事的發生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偶然的事情“並非偶然”。

並 非 偶 然

〔蘇聯〕波·拉斯金著

季 琛 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1/32 · 印張 2 12/16 字數 58,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0,000冊

統一書號：10071·67 定價：(6)0.24元

目 录

约会	1
“女战友”	8
结婚蛋糕	16
春暖花开的时节	23
用中国話交談	29
大尉的女兒	36
高加索的俘虜	44
新司机	51
威筵	56
無独有偶	63
學位答辯	70
少校求婚	78

約 會

浮云赶路似的在蔚藍的天空里匆匆地馳过。調皮的微風搔弄着树枝。幼嫩的綠叶散發出春天酸澀撩人的气息。

当蓮娜探身到凉台欄杆外，想够着靠近她身边的枝杈时，她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行列。走在这个奇怪行列前面的是蓮娜的母亲，薇拉·亞列克賽耶芙娜，和她并排跑着的是蓮娜的五岁女兒，依丽希加。在她们婆孙兩人后面跟着的是一队街坊上吵吵嚷嚷的孩子們。

“出了什么事呀，媽媽？”蓮娜吃惊地問道。

薇拉·亞列克賽耶芙娜站住了脚，連忙止住孩子們，大声說道：

“蓮娜契卡❶！我們剛才看見了賽尔盖，就在那个……布蘭敦堡門。他站在那兒，臉上帶着微笑……”

“媽媽，等等，我馬上就下来。”蓮娜說，“你說的是什麼怪事啊！”

不一會兒，她已經站在院子里了，孩子們成群地圍了攔來。

“怎么回事？”

薇拉·亞列克賽耶芙娜彎下身來對依丽希加說：

“依丽希加，告訴你媽媽剛才咱們看見了誰。”

“媽媽，”依丽希加很安靜地說道，“剛才我跟姥姥看見了我爸爸……”

❶ 蓮娜的愛稱。——譯者

“誰？爸爸？”

“是啊……在尼杰特門看見的。”

“不是尼杰特門，小姑娘，是布蘭敦堡門。”外婆意味深長地說。

“她說對啦，”西瑪·阿尔洛夫插嘴道，“是在尼杰特門看的電影……我們就是在那兒看見他的。”

“什麼電影？什麼門？你們說些什麼呀？……”

“達娜，我們剛才看電影去了，關於柏林的新聞紀錄片。那上面有咱們的賽爾蓋……”

達娜兩手一拍，就朝電影院跑去。到了售票處，她才想起忘記帶皮包了。

“女公民，通融一下吧……”達娜對女售票員說，“我忘記帶皮包了……請你賒給我一張電影票吧，錢等會給你送來……”

“你干嗎那麼急呀？等下一場看吧。”

“我等不得……你明白嗎？我等不得。我的丈夫在那兒等着我呢……”

“他在什麼地方等着你呀？”

“在柏林。在布蘭敦堡門……電影里面有他，你明白嗎？”

“啊——啊？那麼請吧。”

達娜緊緊捏著寶貝似的電影票，走進場去。電影已經開映，她碰上一個空位子，就坐了下來。

銀幕上出現了柏林街頭沖鋒的場面。大炮隆隆地轟鳴著，機關槍子彈呼嘯著。戰士們彎著腰在街上跑過。接著達娜看見一面大旗飄揚在國會大廈的屋頂上……隨後……達娜把手按在胸口，只听得自己心头砰砰乱撞……接着，我們的部隊從灰色的布蘭敦堡門走過。她的賽爾蓋在行列外面，和戰士

們并排慢慢地走过。对！不錯！正是他。瞧，他站住了，整理一下軍裝，对自己队伍里的什么人笑了笑，又向前走去。

“噯呀，賽辽沙❶！”蓮娜喊出了声。

坐在前面的人們都回过头来，驚訝地望着她。

她站起身，从座位中間挤出来，向門口走去。过了一刻鐘，她已經回到了家里。

“媽媽！”蓮娜說，“我还要去……我簡直沒看清他。”

她回到电影院，付了上一場的票款，又买了一張票。一切都和上一場一样。賽尔盖还是那么慢慢地走着，同样地笑了笑，也还是那样整理一下軍裝。

她觉得这一場她丈夫过去得比較快一点。但她畢竟还来得及看清他那疲乏的、但却很高兴的面容。

直到最后一場电影散了場，蓮娜才走出电影院。經過門廊时，她碰見了女售票員；女售票員对蓮娜笑了笑，說道：

“明天再来吧，你的丈夫要在我們这里上映一个星期。”

“一定来，”蓮娜說，“一定来。謝謝你！”

一大早蓮娜上工厂去了。厂里大家也知道了。瑪霞·索洛金娜看了新聞片，就把蓮娜契加·克拉索夫斯卡婭的丈夫上了銀幕、背景是柏林布蘭敦堡門的消息叫嚷开了。

一下班，蓮娜就往电影院跑。她的一些同事也跟她一同去。工程师庫尔根諾夫在林蔭大道上买了一束鮮花送給蓮娜，說道：

“蓮娜，拿着花吧。你这是去赴约会呀！……”

当賽尔盖出現在銀幕上时，蓮娜的同事都鼓起掌来，庫尔根諾夫低声地說道：

❶ 賽尔盖的爱称。——譯者

“看呀，達娜契加。他在对您笑呢。他准是对您笑！……”

達娜到家已經很晚了。

“媽媽，我又去看了电影，”她在吃飯的時候說，“又去看了賽尔盖。”

“我和依丽希加也去再看了一遍，”薇拉·亞列克賽耶芙娜說，“昨天他的样子很疲憊，可是今天却精神得多了。”

達娜笑了笑。

“不，媽媽，哪能有兩個样兒。那是电影呀！”

“達娜契加，你別跟我抬杠了。我看得可清楚啦。”

漫長的夜晚拖得令人难受。達娜打發依丽希加睡去后，打开了窗戶。房間里馬上充滿了溫暖的空氣。薇拉·亞列克賽耶芙娜已經睡着了。達娜換了衣服，留了一張条子在桌上，就上街去了。她在大門口碰見了房屋管理員华西里·华西里耶維奇。他和達娜打过招呼，說道：

“伊達娜·康士坦丁諾芙娜，我今天在电影院里看見賽尔盖·卡別頓內奇了。他的精神好極啦。恭喜，恭喜。”

“謝謝您，华西里·华西里耶維奇！”

女售票員像老朋友似地跟達娜打着招呼，并且开玩笑地說：

“你的丈夫已經来过三場了，可你一直沒有来……”

“我得打發女兒睡了才能来呀。”

在走廊上，達娜碰見了很多熟人。住在三号公寓里的哥罗霍夫全家都来了。舒瓦洛夫一家也来了。連水管安裝工人叶果尔叔叔也来了。他看見達娜，犹豫不决地迎向她，不知为什么，忽然指指点点地对她說：

“伊達娜·康士坦丁諾芙娜，我看柏林来了，看看柏林究竟像什么样兒……当然也是看你丈夫来啦。要知道，从他小

时候我就認識他的呀。”

电影开映了。当賽尔盖出現在布蘭敦堡門前时，电影院里响起了叶果尔叔叔热烈的喊声：

“向賽尔盖·卡別頓內奇致敬！”

周圍的人們都笑了，蓮娜的街坊鄰舍都鼓起掌来。

賽尔盖搭乘的飞机很晚才在莫斯科机場降落。賽尔盖立即跳上一輛出租汽車，赶回家去。

穿过黑暗的院子，他急急地爬上三層樓，捺了捺电鈴。沒有人来開門。他再捺电鈴，才听见脚步声。同樓的苏菲亞·米哈伊洛夫娜开了門。她凝視着少校，不禁惊叫起来。

“噯呀！”

“您好，苏菲亞·米哈伊洛夫娜，”賽尔盖低声問道，“我家里的人都上哪兒去了？”

“恭喜你到家啦！在家，全在家……不过，蓮娜好像是出去了……”

賽尔盖走进屋里。他到女兒床前弯下身看了看，依丽希加睡得正香。薇拉·亞列克賽耶芙娜睡在沙發上。桌上有一張字条，上面写着：

“媽媽：我赴賽尔盖的約會去了。如果回来晚了，你不用惦挂。蓮娜。”

賽尔盖走到走廊上。他又把条子看了一遍，显然，不明白她指的是哪一个賽尔盖。苏菲亞·米哈伊洛夫娜出来对他說：

“蓮娜契加大概是上尼杰特門看电影去了。那兒放映的新聞片里有您……”

賽尔盖走进电影院的門廊。

“請給我一張電影票，一張！”

“已經開場了。”女售票員回答道。

“沒關係！”

女售票員探頭一看，驚訝得閉上了眼睛。

“你怎麼啦？”賽爾蓋問道。

“新聞片里有您吧？……”

女售票員連忙遞了一張票給他。

賽爾蓋出現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時，正赶上他自己在銀幕上整理軍裝，微笑着的場面。他好奇地望着自己的神情，信步往前走去，企圖在觀眾中找到蓮娜。但是沒有看見她。

蓮娜坐在第三排，葉果爾叔叔身旁。他還打算陪她再看一場呢。

“現在映完啦，葉果爾叔叔。”蓮娜說。

葉果爾叔叔安詳地睡着了。蓮娜輕輕地推了他一下。燈光一亮，葉果爾叔叔睜開眼睛，第一眼就看見賽爾蓋·卡別頓內奇活生生地站在他前面。他還以為這個賽爾蓋是從銀幕上走下來的哩。

葉果爾叔叔晃了晃腦袋，擦擦眼睛。

“啊，我好像……做了一個夢……”

“做什麼夢？”

“好像，你看……”葉果爾叔叔向前望去，忽然臉色慘白。

蓮娜回過頭來，不禁大叫起來。她的丈夫就在她前面几步地方站着。

“賽爾沙！”她喊了一聲。

這時，電影院裡人聲鼎沸。一些素不相識的人都趕過來跟他們握手，祝賀他們，甚至還有人喊了一聲“烏啦”。

蓮娜目不轉睛地望着丈夫，難舍難分地拉着他的手，還沒完全明白過來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和賽爾蓋肩并着肩走了。

葉果爾叔叔在人群里向前擠去，無數的人問道：“怎么回事？”他鎮靜地答道：

“公民們，請走開，請走開！沒什麼特別的。事情平常得很。丈夫從銀幕上下來找妻子嘛！”

“女 战 友”

下午，邮件送到了医院。护士奥列契加揀出了她那个病室的伤员的几封信，憂虑地摇摇头。今天几乎大家全有信：有司务長华列耶夫的，有上士哥洛霍夫的，有中士費多尔·巴士杜霍夫的。可是叶果尔·霍明科仍然沒有信。

奥列契加把信送到病室。下士霍明科捧着一本書坐在窗前，一言不發地望着貪婪地讀信的同志們。

“护士同志，又沒有我的信嗎？”

“沒問題，”奥列契加亲切地說，“你的信人家正写着哩。”

“可能是的。”霍明科說。

他站起身来，拄着手杖向花园走去。巴士杜霍夫目送着他。

“霍明科又沒有信。老实說，这种情况是反常的！”

“这有什么反常呢？”华列耶夫慎重地說，“也許根本就沒有人給他写信。”

“伙伴們，你們看，是这么回事，”巴士杜霍夫說，“我們大家都是剛复原的伤员，对嗎？华列耶夫，你可記得大夫說过什么啦？正常的心理和良好的情緒的治疗效果并不比任何葯物差。”

“不錯，”哥洛霍夫应声道，“精神治疗。”

“正是这个。”

巴士杜霍夫掩上門，机密地低声說道：

“伙伴們，我有这样一个主意。讓我們就来給霍明科写封信吧。要写得像一个不相識的女孩子給他的信，对他表示自

己的关切和爱慕，希望能和他见面等等。这样，叶果尔不就可以收到信了吗？……第一，他就会高兴起来。第二，他就会寻找一些美丽的字句给她写回信……”

“那又怎么啦？”华列耶夫問道。

“什么叫做‘那又怎么啦’？……这样就可能给他个……精神治疗！他的心情一好转，健康很快就会完全恢复的。哥洛霍夫拿纸来，咱们马上就拟一封信！”

半个钟头以后，司务长华列耶夫用他那手工整秀丽的书法写了一封充满力量和热情的短信。

亲爱的、目前我还不认识的叶果尔！请原谅我在您疗养期间打搅了您。不久以前，我在中央机关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您的不平常的战斗功绩的报道，知道您怎样冲进敌人的战壕，进行肉搏，杀死了四个侵略者。

这一个出色的战斗插曲是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希望能和您认识，好把我这强烈的少女的爱情寄托在您身上。希望我们能够见面，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还希望将来我们能够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希望您很快痊愈。我的通讯处暂时不告诉您，以后可能通知您。

目前希望您一切都好。热烈地吻您。

敬礼

無名女郎

巴士杜霍夫把信给大家朗读了，就着手搞个信封。

“一封顶出色的信！”他笑着说，“叶果尔对热情的接吻等等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信是写得不错，”华列耶夫肯定地说，“但是还有些美中不足。”

“通訊处，对么？……这倒不一定要，”巴士杜霍夫說，“沒有通訊处更好。这样才显得是个謎。”

“謎当然很好，”华列耶夫說，“但是这样的信总得要有一張照片，而且要一張漂亮姑娘的照片，那才有充分的医疗价值。”

“哪兒去找这样的照片呢？就这样也未尝不好呀。”

“不，”华列耶夫說，“沒有照片，信只是空話。”

巴士杜霍夫沉吟了半晌，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張小小的照片来。照片上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臉如滿月的姑娘。

“这是誰呀？”华列耶夫問道。

“达霞，”巴士杜霍夫說，接着嘆了一口气，“我的未婚妻。一个頂好的姑娘。”

“听我說，巴士杜霍夫，你把这張照片裝进信封里去吧，”华列耶夫說，“反正这封信又不出这个医院。等这个玩笑揭破了，你就可以从霍明科那兒要回这張照片来，一切不就都沒有問題了嗎。”

巴士杜霍夫看看达霞的臉，仿佛是在征求她的同意似的。照片上的达霞有一双笑咪咪的眼睛，所以巴士杜霍夫認為达霞并不反对，相反的，倒很贊成这种做法。

照片裝进了信封。华列耶夫把信封上應該写的都写上了：医院的地址，收信人的姓名“叶果尔·霍明科”。哥洛霍夫从厨房拿来一个生土豆，削掉一截，用变色鉛笔在上面細細地描了一个郵戳，然后在信封上打上戳記。

第二天早晨，叶果尔·霍明科一睜开眼，就發現床头小櫃上有一封信。他把信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这完全是一封意料不到的、令人兴奋的信。

叶果尔很想把信給同志們看看，但是那时候病室里一个

人也沒有。他正要讀第三遍的時候，想不到信封里掉出一張照片來。照片上是一個美麗的姑娘。霍明科贊嘆不置地欣賞着照片，沒注意到奧列契加已經站在他的背後。

“收到信了嗎？”她問道。

“剛收到的，”霍明科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道，“還有一張照片……”

奧列契加看了看照片；她眯起眼睛，好像在回憶什麼似的，忽然，她說道：

“嗨，下士同志！你知道這是誰嗎？”

“誰？”

“這個姑娘……我在這裡見過。她叫達霞。大概是三個星期之前吧，她來探望過巴士杜霍夫。她住在離此地一百多公里的一個區里。”

“那麼，怎麼她……來找巴士杜霍夫呢？……”霍明科嚴肅地說，“來探望一個人，卻又寫信給另一個人。這樣……”

“那有什麼！”奧列契加聳聳肩膀，“她到這兒來了，可能是遠遠地望見了你。她喜欢你，所以就寫信給你。”

“真奇怪！”霍明科一邊說，一邊搖著頭。

“這有什麼奇怪的呢？您是一個招人喜歡的小伙子，報紙上不是報道了您的事跡嗎？”

“噢，”霍明科說，奧列契加從他的眼里看出他已經拿定了主意。“護士同志，請你別把這事洩漏給巴士杜霍夫了。”

“當然，我一個字也不洩漏。”

“現在事情既是這樣了，你能不能設法替我弄到她的通訊處？”

“能。今天巴士杜霍夫有好幾封信讓我發，我去給你把地址抄下來。”

“就这样吧！請你抄給我——而且不能讓巴士杜霍夫知道！好不好？”

“好，下士同志。”

在飯厅吃早飯的时候，巴士杜霍夫看見叶果尔臉上心事重重，对华列耶夫使了个眼色。后者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突然問道：

“叶果尔，早上我帶給你的一封信，你看見了嗎？”

“是呀，收到了。謝謝您。”

“誰写来的？我們很想知道。”

“是……是老朋友們写的。集体农庄里寄来的。”

巴士杜霍夫差一点沒給麦粥噙住了，連忙关切地說道：

“好極了。可見老朋友們都沒忘記你！”

“沒忘記我，”霍明科应了一声，就站起来走了。

当他走出飯厅后，巴士杜霍夫跟他鄰座的同志們使了个眼色，搓着手說：

“听見沒有？是老朋友們写的。眼下一切都按照总指揮員的計劃进行着。心理治疗見效啦。”

霍明科整天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考虑着怎样回这封信。他心里乱得連手杖都忘了拄。下午奥列契加把地址抄来交給他了。

吃过晚飯，霍明科到紅角去了，在靠近棕櫚树的窗口坐下，开始写回信。哥洛霍夫第一个發現了叶果尔。他就回病房告訴华列耶夫和巴士杜霍夫說：

“霍明科坐在紅角里，显然是在写回信。一切都进行得和时鐘一样准确。”

“好極了！”巴士杜霍夫說。“你們看見他今天整天踱来踱去嗎？这小子好像已經开始复元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哥洛霍夫說，“爱情嘛。爱情能治百病。”

且說霍明科坐在紅角里，一遍又一遍地讀着他写好的信。

您好，达霞。請原諒我給你写这封信。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不爱費多尔了。要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在战斗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下級指揮官。我一点也不明白您怎么这样輕易地就爱上了另一个人。

我把您的照片还給您。我劝您：把这张照片寄給費多尔，并且安慰他。达霞，我認为一个人不該輕易地改变自己的感情。

敬礼

叶·霍明科

霍明科把信和照片裝进信封里，写上地址，其余的事就交給奥列契加办去了。

第二天早晨叶果尔又給达霞写了一封詳細的信，生动地描写了費多尔·巴士杜霍夫中士在强渡涅曼河的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当他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心滿意足的巴士杜霍夫恰好从他身后走过；过了一会兒，巴士杜霍夫就把偵察結果向哥洛霍夫和华列耶夫彙报了：

“他坐在板凳上。眼里充滿了沉思。臉上浮泛着紅暈。埋着头一个勁地写。小伙子恋爱上了。一点不錯。”

“妙極了！”哥洛霍夫說。

“妙是妙，不过我总为那張照片担心事。你們看，他会不会不还給我了。”

过了兩天，霍明科又写了一封長达四頁的信給达霞。信里詳細地描写了費多尔·巴士杜霍夫的战斗历史。末了还提到費多尔·巴士杜霍夫怎样救了他的司令員，因而荣获了紅星勛章。